

本病尚无满意的治疗方法。

中医学对本病无系统描述。作者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，认为本病系阴阳气衰，不能相互维系，进而损及五脏功能所致。自拟生脉稳压汤（西洋参5g 麦冬12g 五味子5g 制附子10g 黄精20g 炙甘草6g）随证加味，以图益气养阴壮阳及调节血压的功效，获得立位收缩压升高达4~9.1kPa的较好疗效。尤其对卧位高血压患者既可升高立位低血压，又可降低卧位高血压，且未发现任何副作用。药理研究也证实，生脉散能增强心脏收缩力，纠正休克状态。主药人参对血压有良好的双相调节作用。针对小便淋漓，作者在本方基础上，曾对例1、例2并投肉桂、白术、干姜、茯苓、泽泻合原方中的附子以图温阳化气、健脾利尿之意，未见疗效。后去干姜、茯苓、泽泻而加用缩泉丸方（益智仁、乌药、山药）用于例2，也无满意疗效。至于阳萎一症，5例均予仙灵脾、巴戟天、熟地、枸杞子、鹿角胶等益肾壮阳之品，未获改善。

藏药治疗急性菌痢 202例观察

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传染科(拉萨 850000)

李红兵 姜美君 玉珠

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藏西结合科

白玛多吉 白玛辛嘎 格桑

为了研究藏药对急性细菌性痢疾（以下简称“菌痢”）的疗效，我们于1988年8月~1989年9月初步筛选了4种藏药对202例急性菌痢患者进行了治疗观察，并以西药治疗177例作为对照。结果如下。

资料及方法

患者共379例，随机分为藏药组202例，西药组177例。两组均系我科收治的确诊菌痢患者。藏药组年龄3~65岁，202例中2例为重型菌痢，余均为普通型菌痢；西药组年龄7个月~60岁，177例中1例重型菌痢，余均为普通型菌痢。两组患者均在发病后1~2天内入院，接受过2~3次其他抗生素治疗者，藏药组与西药组分别为2.0%和2.5%。病例的诊断分型按戴自英主编的《实用内科学》中细菌性痢疾一节所述规定（戴自英，第8版，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86：146）。

治疗方法：藏药组用药有五味黄连丸60粒/次（约2g）、十三味渣鹏丸4粒/次、三十五味寒水石丸3粒/次、九味五灵脂丸3粒/次，4种药均为藏医经

典方药。治疗按藏医学的辨证施治配伍使用，分早、中、晚服用。腹痛和里急后重者加用解痉剂；脱水病例根据脱水情况补充液体及电解质。西药组用药有痢特灵、庆大霉素、氯霉素、磺胺类药及黄连素，均以黄连素和其中一种联合应用。腹痛、里急后重、脱水情况处理同藏药组。

结 果

疗效判定：凡7日内临床症状消失，便常规正常，痢疾杆菌培养转阴为近期治愈，仅有上述部分指标符合者为好转。

藏药组、西药组近期治愈率分别为65.3%和54.8%，好转率为28.7%和40.1%。其近期治愈率以藏药组为优($P < 0.05$)。

不同性别对藏药的敏感程度亦不同，女性两组近期治愈率为37.6%和22.6%，以藏药组为优($P < 0.01$)。

在年龄上7个月~15岁组、15~30岁组、30~50岁组看，均以藏药组疗效好，两组的近期治愈率为10.4%和2.3%、24.3%和11.3%、11.4%和3.4%，均以藏药组为优($P < 0.01$)。 >50 岁组也以藏药组治疗效果好，两组近期治愈率分别为8.4%及2.8%($P < 0.05$)。

治疗后恢复情况：除腹痛藏药组恢复稍慢外，发热、里急后重、大便性状均以藏药组恢复快。

讨 论

藏医称“菌痢”为肠痧疫症，是由于体力受损，使身体的元气扩散，血机紊乱，诱发胆热传于小肠引起。其根据病理分为脏泻与腑泻。临床以病势轻重分为肠绞痛、肠转痛、肠鸣洞泄及肠阻四型。本组病例多数为腑泻、肠绞痛型早至中期。用药根据“热病寒治、寒病热治”；“急者治标、缓者治本”的原则，即保护腑津、诛灭赤巴火，束约肝漏，改变泻物颜色，断其流道。初期给予引药和温和药，使疾病不再继续扩散，起到束其脉口的作用，而后给予治标或治本的药物诛灭热症。

通过本组观察，女性及50岁以上的患者对藏药较西药敏感。这对孕妇、哺乳期妇女、老年性听力下降及老年肝肾功能不良的患者都有意义。临幊上我们发现汉族也对藏药敏感，因病例少未单例统计。

藏药在本地药源丰富，无副作用，所以藏药治疗“菌痢”确很有价值。但藏药制剂量大，只有口服剂，不宜幼儿及危重患者使用，在此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。